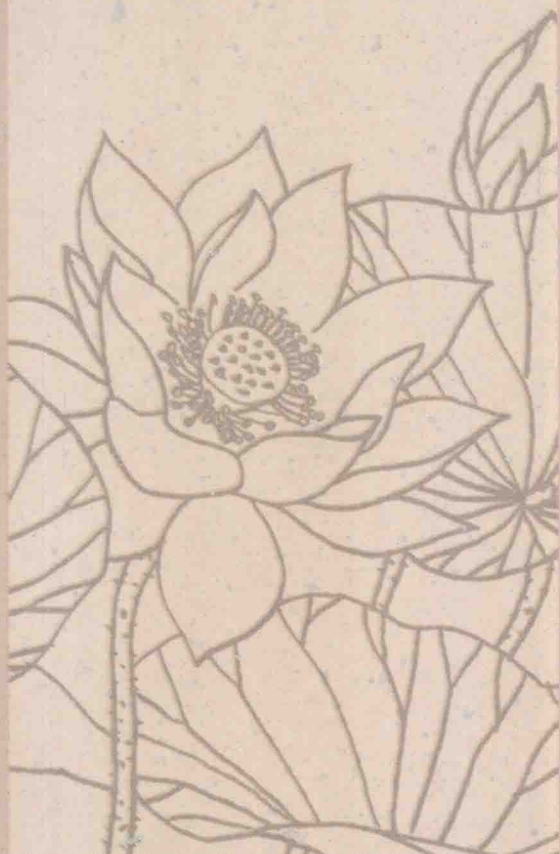


李冰 / 著

作家出版社

留给回忆



李  
冰/著

# 留给回忆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给回忆 / 李冰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63-8256-4

I. ①留…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0173 号

## 留给回忆

---

作 者: 李 冰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封面题字: 廖 奔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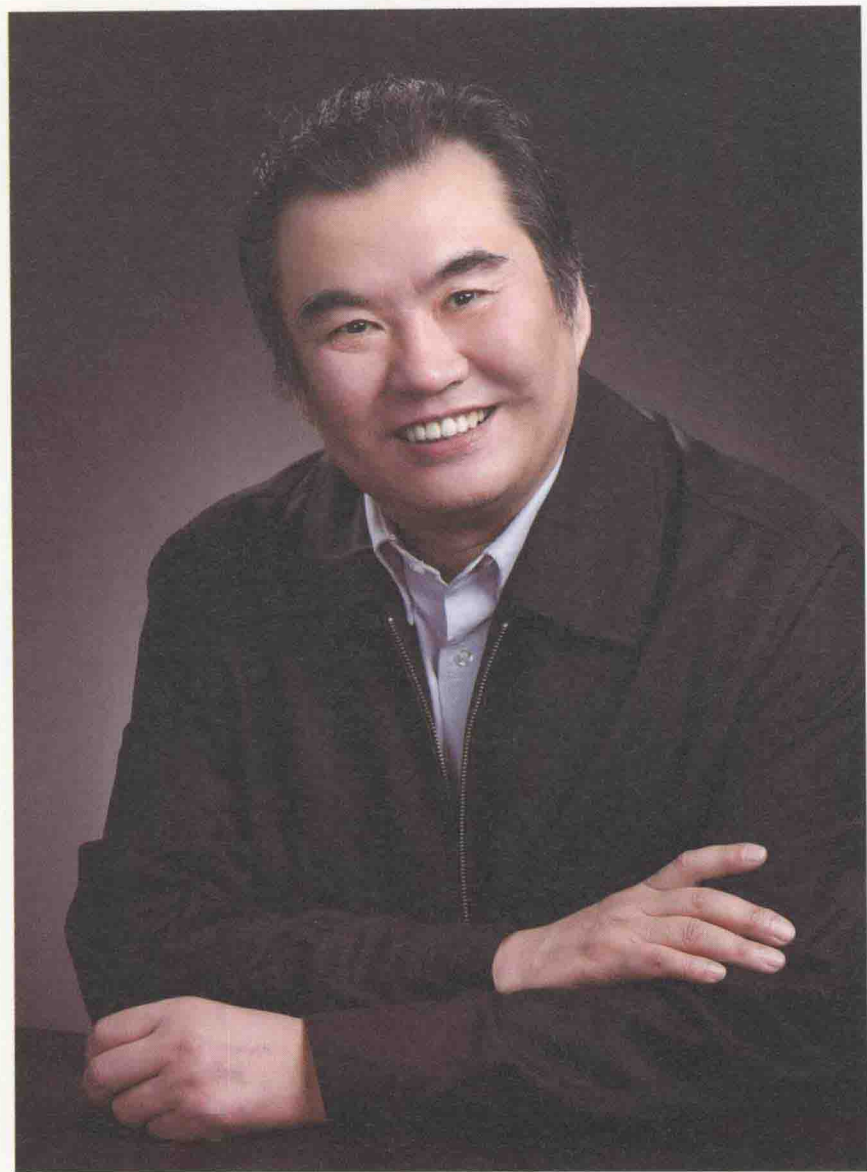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63-8256-4

定 价: 33.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李冰** 1949年11月出生于黑龙江安达市。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大庆油田团委副书记，团中央研究室副主任、青工部长，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组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先后在吉林大学经管学院攻读经济管理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攻读政治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 自言自语

1969年岁末黑龙江，一个寒冷的早晨，我扛着行李卷儿登上从安达去萨尔图的火车，走上了工作岗位。从安达到萨尔图30公里，不远，但对我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转折和跨越，那是我从业的第一个“驿站”，是踏上征途的起点。从那以后，我在大庆油田工作9年，在团中央工作10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5年，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工作15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6年，不知不觉就花去了45个春秋。

参加工作始做学徒。其实这种“学徒”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每到一个陌生的岗位从事陌生的工作，都是先做“学徒”的。只不过在油田上是跟着师傅学，后来除了向身边的熟手学还需要向书本学。从大庆油田调到团中央工作，分配到研究室，为了避免文词浅薄之尴尬，便每周几个下午骑自行车去大学读中文系课程。转到团中央青工部任职，为跟上企业改革大潮，去读了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课程。到了中办调研室，身边人才济济，我内心常有“本领恐慌”，见贤而思齐，便拜在王慧岩教授门下，又读了政治学博士课程。中央外宣办的工作需要中西

跨文化交流的知识，于是找来乐黛云等教授的专著，研读了比较文化学。到中国作协之后，进入了一个我不很熟悉的行业，又不得不恶补文学理论。总之，考学也好，读书也好，都是应工作之需，因而学得杂，不系统，也不深入。尽管掌握的知识比较零碎，略知一二也是好的，书到用时仍能像一个个镜片似的反照出些许专业的光芒。记得有哲人说“活到老，学到老”，若追问到底是谁说的，还真论不清，有的说出自孔夫子，有的说出自朱熹，更有的说源于古希腊的梭伦，我们可以不问根由，唯其在理，躬行便是。

回头看去，几十年来，不管我工作如何调动，职务如何变化，始终没有离开伏案捉刀弄笔之事。写下的很多文字，是不能署自己名字的，当属“无名英雄”，并且事前事后都不可稍有张扬，这是职业操守。而署自己名字的文字，虽多是亲力之作，但也有的其中包含他人的劳动，不完全出于自己的笔下。

在我临近退休的时候，很多同志建议将文稿结集。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鼓起勇气答应了。我只选了中央外宣办和中国作协工作期间在国内外报刊公开发表的部分文字，在美国英文杂志上发表的文字，这里只取其中文稿。说“部分文字”，是因为有些文章未选，有些选了的文章也做了删节，弃去已时过境迁的“工作部署”的内容，只保留少量表达“己见”的段落。唯一例外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因为其有特殊意义。另外，有几篇专访也收了进来。

之所以印这本小书，一是作为回忆往事的线索和标记物，二是作为文责存档，如此而已。最后，必须说几句发自内心的感谢话语。感谢责编贺平，没有她的热情建议和巧手编织，我的杂乱篇章不会有现在这个模样。感谢美编曹全弘，他精心设

计了封面。选莲花图案，是因年少时便喜欢周敦颐的《爱莲说》，信“莲，花之君子者也”。感谢廖奔为本书题写书名，廖奔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书法颇有造诣，衷情二王、法兼黄米，获赐墨宝，甚喜。感谢那些曾为本书的文章花费过心血的同事，这里无法列名，一并鞠躬致意。

乙未年秋月



## 目录

## 贤人与旧事

- 季老给中国文学留下两道“题目” /3
- 马识途的文学情怀 /6
- 诗家抒雁 瞻望弗及 /11
- 柯岩之问：我是谁 /15
- 赴港拜会金庸 /21
- 说说杨绛的刚强 /25
- 纪念巴金 学习巴金 /29
- 一次极特殊的采访 /34
- 人们不会忘记 /37
- 中华文化能征服俄罗斯人吗？ /43
- 《感知中国》在巴西、阿根廷 /51
- 电影《刮痧》引出的话题 /59
- 用中国画笔彩绘“同一个世界” /63
- 记住这警世名言 /67

## 文情与思辨

浅论提升文学境界 /73

文学创作风格都去哪儿了 /81

“文学与时代” 随笔 /88

关于报告文学的卮言散议 /94

增强文学创造活力的思考 /101

有定力、接地气、敢出新 /106

漫谈原则性、原创力、原生态 /113

文学繁荣发展的几个问题 /119

出版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27

当今阅读新趋势 /131

中国图书进入国际市场的路有多远 /135

对外文化交流要研究文化差异 /138

对外宣传力戒形式主义 /140

## 追求与担当

与鲁迅文学院学员谈心 /145

青年作家应注重修身立德 /149

青年作家的历史责任 /154

努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学 /159

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繁荣的基本经验 /164

对青年批评家的几点希望 /167

切实加强文学批评 /170

中国是诗的国度 /173  
儿童文学是幼小心灵的滋养品 /177  
为基层作家鼓掌叫好 /180  
关键是拿出好作品 /183  
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189  
文学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成长 /192

## 访谈与陈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成为作家心灵的罗盘 /199  
发挥文学在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202  
网络文学的固有属性是文学 /207  
我们愿为传媒提供新闻信息服务 /210  
你了解神秘、真实的西藏吗? /215  
灾难留给人类的痛苦记忆 /222

## 附录

高举伟大旗帜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发展道路 /231

## 贤人与旧事



## 季老给中国文学留下两道“题目”

季老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心中充满了悲痛。

今年1月21日，正值农历腊月二十六，离春节还有四天，我去301医院拜望季老。按照提前约定的时间，下午三点，准时来到季老的病房门口。我想，季老可能是在病床上，没想到，进屋一看，季老已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了（与我同去拜望的还有三位同志）。看到我们，老人微笑着颌首示意，招呼我们坐下。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病房，简洁干净，窗台上放着绿色植物，墙上挂着一幅喜鹊登枝的国画。因为我们带了几盆花，惹得护士们急忙跑来检验，确认不会招致老人花粉过敏后才被允许摆进房间。

季老披着一件深米色薄绒外套，瘦小的身躯有一种禅定的超然。季老的秘书告诉我们，老人中午小睡过了，现在精神状态特别好。护士却在边上嘱咐，谈话别长了，别累着爷爷。我答应说，大约一刻钟吧。于是，我外套也没脱就坐在了季老的对面。

这是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谈话。季老以他笃实求真的风格，

---

\* 本文刊于《文艺报》2009年7月16日。

谈了他对当今中国文学的看法。

季老问，近些年有哪些好小说？

我说，刚评完茅盾文学奖，有四部获奖小说。

季老似乎并不满意我的回答，也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文学成果。他说：“现在是大时代，大时代应该出大作品，这是历史的必然。”季老怕我没听清，又重复地说了一遍。

我明白了，季老所说的大作品是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全景式反映一个阶段历史的巨著。“出大作品”这是季老给中国文学出的第一道“题目”。

在2月末召开的中国作协全委会上，我转达了季老“出大作品”的期望。我向委员们说，季老以近百岁且抱病之身，仍然念念不忘“出大作品”，充分体现了国学前辈的责任感。我们的作家和作协的同志应该不辜负时代、不辜负历史、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大作品应该是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精品。大作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少数人评定的，要经过历史检验、群众检验。创作出大作品是我们永远的努力目标。

接下来季老谈到诗歌。他说：“中国是诗歌大国，但是我们现在的诗歌没有找到它的形式。”“诗歌没有找到它的形式”，这是季老给中国文学出的第二道“题目”。后来，我把季老的看法转达给《诗刊》的同志，希望从事诗歌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同志认真解读，改进现状。

老人的谈兴甚浓。季老说，中国的古代汉语简洁、优美，讲究含蓄，讲究蕴藉，讲究神韵，能传达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具有一种东方文化的魅力。中国的汉字语言，是老天爷给中国文化的恩赐，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丰富宝库，我们不可丢弃了自己的文化优势。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要从继承发扬汉语的优

美品格做起。季老还给我们背诵了一首诗。

这是我第一次与季老交谈。百岁老人那双仁寿白眉之下的眼睛充满了慈祥睿智，而那瘦弱的身体里发出的是铿锵之声。谈话时，我握着季老的手，他的手很凉，屋里并不冷，是老人的末梢循环不好。我想用自己的体温给老人暖暖手，就这样“执手”相谈一个小时。为了“别累着爷爷”，我们只好起身告辞。临别，我祝福老人家春节快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季老说，我站不起来，不能送你们。谢谢！

而今，季老走了，但季老的风范永远刻在我们心里。季老出的两道“题目”等待着文学界的回答。我相信，中国文学界会记着季老的期待，并以实际行动告慰季老在天之灵。



## 马识途的文学情怀

马识途同志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他曾领导学生运动，相继担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滇南工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解放后担任四川省厅局级和省部级领导职务。马识途同志是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的老作家。《马识途文集》12卷记录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成就。一些年轻人可能原本不熟悉马老的作品，一部《让子弹飞》的电影让很多年轻人记住了原著马识途的名字，以及他的《夜谭十记》。

汶川地震一周年时，我们组织二十多名作家去灾区采访采风，我和高洪波同志带队。借机我拜望了马老。马老精神矍铄，声音宏亮。一番寒暄之后，话入正题。我问马老有何困难，有何指教。马老看来是有备而谈，他反映了巴金文学院的事情。

四川作协建了一个文学院，因为巴金先生是四川成都人便以巴金先生的名字命名，马老曾是巴金文学院院长。巴金文学院1983年创建，2003年巴金先生百岁华诞前夕正式建成，著名作家冰心先生亲笔题写了院名。那是一片占地22亩、建筑面积4500平

---

\* 本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4月24日。